

| 风物写意

采荷回家

■ 郭之雨

去采荷。

人间还在酣睡。我就来到荷塘等朝霞。日出前的激情燃烧，浓烈壮美，染红了人间静谧。我期待的天空是瓦蓝，果真是，除了瓦蓝，还添着惊鸿的一笔，俊鸟衔着白云飞。

一塘荷，铺平画卷。蛙鸣，鱼游，蜻蜓飞，缕缕荷香。

荷有多美？摄协的崔姐，昨天发了一组临荷近照，并配有一句“你是我爱上夏天的理由”，这就是最美的诠释。图片中有一张荷包，像箭镞，我想，如果我有弓，搭上弦，一定把它送上天庭，盛开便是仙子。我问崔姐这荷，她告诉我，在北环水系馥子口老坑塘，就等你笔下特写，赋予每一朵荷美的权利。我笑着，自豪地告诉崔姐，我说呢，这荷美得让我眼花缭乱，那是我承包的坑塘，换言之，那是我家的荷。

一塘波光潋滟，数支荷包，数朵荷花，数片荷叶，数不清的荷梗，莲蓬，构成一幅无穷韵的荷画。临水，摇曳，婀娜，影婆娑，红荷，粉荷，黄荷，婷婷花影中，不加修饰，即一张张精致的名片，推波助澜的风，把空灵散发到荷塘之外。最是白荷脱俗凡尘，肆意奔放地怒放，风烟俱散，白衣袅袅，轻、静、薄、淡，亭亭玉立，一尘不染。

日出天开。赏荷的人是跟着太阳来的。橘红色的阳光，透过蓬松的树头，映在荷塘上，荷塘变成了红色的舞台，舞台上的人，变成了动态的景致。

拍照，嬉笑，捕捉。我没有参与进去。也不必刻意抓拍，即使拍，也达不到崔姐的那种构图，光线，视角，背景选择的效果。便择一个僻静处，去悄悄打磨荷的心事。

采荷叶。采嫩荷。采莲蓬。

荷叶大大的，戴在头顶，是散发香气的小绿伞，不仅遮阳，还有几分美滋滋的乡野情调。嫩荷，像半握的拳头，剥开，胖乎乎莲子滚出来，去掉一层绿皮，洁白如玉，咬一口，鲜甜水嫩，沁人心脾。老莲蓬是浓郁的咖啡色，古雅拙朴。一粒粒饱满的莲子，跃跃欲试地露着，像深沉的眼，在洞察世间百态。有爱好插瓶的人，可用老莲蓬，配胶泥陶罐，古色古香的最有意境，如写意画，凝聚着时光里的自然之美，让人想到，倾世的荷花至归真的老莲蓬，从起到落，只剩下禅意。

阳光白花花，是慢慢热烈起来的。塘边，两个小娃，因一言不合，肉嘟嘟小手，抄起塘水，为彼此制造出一场珍珠雨。落到荷上，落到叶上，落到身上，瑟瑟窸窣，竟是如此美妙动听。似阳光轻拂琴弦，含情脉脉；似溪流流过山脚，平缓抒情；似情人晨语缠绵，轻轻柔柔。俩娃从开始的急头白脸，到后来的弄鬼掉猴，还有几个娃，尖叫着，欢笑着，加入战团。丰富的荷塘，善待着他们的纯真。晴朗的天空没一滴雨落，但我感觉一场夏雨已经过去了。

我迎来许多人，又送走许多人，直到阳光足可以把人软化，我采足了一抱荷回家。然后择捡，清洗，做好烹任前的所有准备。

嫩荷，切丝，水焯，炒蛋，出锅时放点白糖，盛入白瓷盘，色相那叫“春色满园关不住”。之前，在书上读到嫩荷炒蛋，以为是文人故弄风雅，今日一一试，绝对是一道实在的小清新，脆嫩清香，草味幽幽，最是吃了绿茵茵的荷叶丝，如吃了春。

意犹未尽，再油炸一盘荷花瓣。调好面糊，把荷花瓣放里面，着一层轻纱般的面糊，入油锅，随着啦啦啦啦声响，荷与麦缠绕在一起的香气，氤氲满屋。出锅后的荷花瓣，油亮亮，黄灿灿，仍保持着荷花瓣的玲珑曼妙，夹一瓣入口，油酥不油腻，芳香绵长。当然，还有荷叶蒸肉，莲蓬蒸肉……这大自然的奇妙恩赐，不仅仅是实惠的佳肴，更是对生活的热爱。

荷告诉我，荷的美是永恒的。

说到最后，忽然发现没有把藕说成荷花。那我就等等，等一池秋水，风卷残荷，我再去采藕。

| 如烟往事

虫儿飞

■ 季勇

“虫儿飞，虫儿飞，你在思念谁？”我在思念儿时捉虫的欢乐时光。

小时候，农村的夏天草木茂盛，各种昆虫赶趟似地出来活动，我和伙伴们可不能放过这捉虫的大好时机。我们用长竹竿，一头撑开三角形，缠上蜘蛛网，循着蝉声去捉蝉。这得比个子，个子高的不费力气，看上一个粘一个，满脸得意。我个头不高，可也不能空手。我找好位置，连瞄带跳，也能捕到一只，满心的自豪。捉到蝉后，我们只看一看，摸一摸，新奇满足后，就放走它们。高亮的蝉声又荡漾在我们的欢笑声中。

天牛栖身在树梢，我们会选择矮树上的天牛下手。当我们发现它们的踪迹时，就轻轻地靠近这些敏感的家伙，瞅准时机，迅速从背后下手。我们用食指和大拇指夹住它脖子的下端处，紧紧夹住不松手。它们会顽强挣扎，但我们使劲一拉，它们束手就擒了。不过也得小心，它们的脖子上有刺，我就被戳破过手指。

那时，一到快下雨的时候，小蜻蜓就像一架架小飞机在半空盘旋，好像在侦察天气情况。我们顾不上闷热的天气，只想怎么捉住它们。伙伴们个子都小，怎么跳都够不着，但也不轻言放弃。后来，我们找来了大扫把，将扫把举高，对着蜻蜓来回扫。蜻蜓就会被卡在扫把的缝隙里……忽然，雷声隆隆，雨来了，我们也该撤退了，一阵风似地跑回家。

夜晚，萤火虫是我们的最爱。小精灵们一闪一闪的，惹得我们慢慢靠近它们。我小心翼翼地双手一合，小家伙就在手里舞动起来，手麻麻的，心里甜甜的。我望着手里的小萤火虫，它就好像一颗闪亮的小星星。我忍不住就把它放了，它慢慢地飞走了，飞上天去装点美丽的夜空。我仰望星空，分不清谁是星星，谁是萤火虫了。我执拗地在心里辨认，认着星星，欣然入了梦。

阅读一座城的最好方式是什么呢？

翻开她的封面，以耳贴近州府的墙砖，你可以听到它宏大又细致的历史；以指尖触摸黎锦上的刺绣，你可以感受它柔软又坚韧的文化；拨开层层荫翳，与雨林互相凝视，感受幸福就是深呼吸；张开臂膀拥抱千年古树，你可以体会它也在拥抱你，这拥抱，饱经风霜又充满生机。走进一座城，翻阅一座城，风吹哪页读哪页，而我更愿意翻开她最厚重的一页——海南省民族博物馆。

沿着三月三大道一直走，过车站往右拐，踩油门上坡，终于来到大门口。在雅蓄岭山坡上，两排的槟榔树瘦且直，它们看老了民族博物馆，也看老了山城。站在这里俯瞰整个山城，白色云朵之下，绿色雨林之中，这块散落在肥沃河谷中的盆地，绿呀！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绿跑出来，空气中永远充盈着那么一种清新的甘甜。这座名为五指山市的小城，还有多少令人记得的乳名——通什，黎语意为山谷中连片的田地。现在，五指山市驻地里还有一个名叫“通什”的小镇。

长长的乳白色花岗石阶梯，一个以干栏式回廊为纽带，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四合院式建筑群次第展开。雕梁画栋，飞檐翘角，上面以金色琉璃瓦覆顶。阳光下，色彩明快庄重，形式古朴壮观。

每次一回来，都愿意来这里走走，每次来这里都会想起一个人，一位老人。这位老人和这座博物馆，给我们留下这么多财富。用财富来形容未免太过于世俗，可这么一个公馆所藏的不就是一代代人的财富吗？

1986年的国庆节，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开馆，仿佛山中仙子掀起了神秘面纱，惊艳四座。在好多年里，它是海南的唯一，也是海南的骄傲，它还是海南的名片。这里沉睡着族人先民新石器时代的各类石器工具；早期贝币和陶器，同内陆文化特征有密切关系的青铜器、彩陶器、瓷器、五铢钱石币等；汉代辖属海南岛的“朱庐执封”玺印；回族早期迁居本岛的穆斯林珊瑚石古墓碑；还有各朝代的海南历史文物及历史人物如伏波、马援、李德裕、鉴真、苏东坡、黄道婆、海瑞、冯子材、冯白驹等在海南活动的实物和资料等等。它也见证着岛上民族的历史。

通什曾经是海岛南部的中心。后来，州府撤了，机关单位搬了，很多人都走了，只有博物馆留了下来。留下一座民族博物馆，很多东西也就留下了。

视线从历史拉回。进入第一展厅，映入眼帘的，是一个五彩的繁体“瓊”字。篆文字形多样，王为玉，人为采玉者，穴为岩洞，洞为迥远，崔为高山，支为采矿器具，矛为采矿器具，足为远行。在汉朝因为海南“崖岸之边出珍珠”所以有了“珠崖”这个美丽的别称。到唐朝又因境内有山，“土石俱白，如玉而润”，故得名“琼山”，后以琼得名。琼州海峡的层层波涛阻挡了逐鹿中原的脚步，孤岛之中又被雨林包围，以岛为生、与岛共老的民族，拿着石器，钻木取火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，却渐渐燃起文明的火炬。“瓊”下面是海岛各个市县高低起伏的山脉，山城位于岛屿的最高处，好一个韬光养玉在深山。

依次看到族人较早时期的生活用品，如

| 岁月山河

五指山阅读笔记

■ 李星青

石铲、木罐、葫芦器等以及族人船形屋等。一大片山栏布景下来，仿佛看到风吹稻浪，每一个文物站出来都可以讲一个长长的故事。

我在一间高架船形屋前停下脚步。清代张庆长撰写的《黎坡纪闻》一书描述得更准确——“屋宇形似覆舟，编茅为之或被以葵叶、或藤叶，随所便也。”以草为盖，以泥和土为屋，船型屋家族经历了高架船型屋、矮架船型屋、落地船型屋、半船型屋、金字屋等演变过程。到我们家盖茅草屋的时候，已经没有了船的形状。在这里我与它们沧海相见。

船型屋门口的阿婆穿着杞方言服装，双腿伸直，低头织锦。腰织机还挂在木架上，随时拉着架势，蒸锅米的时间就能坐下来再织一小截布，或者农闲时就拿到村口榕树下，地上铺一片露兜席，族人织锦习惯用最古老的腰机织法。腰机由几根木棒、木刀、竹签组成。人坐下后，双脚蹬住撑经木的两端，绷紧经线，然后一遍遍地提综、穿梭、打纬。人们日常的衣服床单围巾背包，都一样都离不开布，每一匹布都是女人一毫米一毫米经纬纬地织出来。底色多为蓝黑色，在黑底织上各种各样的花纹图案。线来自房前屋后的棉树，染色也是房前屋后的植物染料，每一件都是大自然最本真最纯粹的颜色，对美的感知，是天生就存在于骨子里的。那布是艺术美的范畴，那绣花是山川树木，更是寻常日子的一部分。

门口挂着竹编的斗笠和捕鱼工具，藤编的材料同样来自这片雨林，去毛、削细，一点点编织，最后用火烤涂上植物油，一个个精巧的藤竹编生活用品做好了。一艘木质的小舟，还原一个勤快的人家的日常。天蒙蒙亮他们就扛着网就走出村子，昌化江畔弥漫着

一层薄薄的雾气，渔网抛下一个完美的抛物线，水面扩散一层层涟漪。门口还立着一根竹棍子，上面的竹子拨开像一朵花，插上苦辣叶子，如果杀鸡的话用鸡毛代替，这是一家人的平安符。在平安符的保佑下走进屋子，右边放着春臼和木杵，世代代吃的米从这里脱壳而出，春着春着就唱起歌，发出咚咚咚的声音。上面挂着竹子做的腰篓，这是我再熟悉不过的腰篓了，上山采药，下水摸鱼，捡螺随身带着我的小腰篓，每天带着腰篓出去田里转一圈，回来带着满满一筐田螺、雷公笋，都是土地的赠予。

水缸旁边放着三脚灶和小木凳，我就在这个灶下点火烧柴等阿爸阿妈回家。在炊烟中醒来，在炊烟中落下黄昏的帷幕，家人备好了饭菜，等我们归来，又把一天完整地过完。

大型的衣篓，是家里的镇宅之宝。竹藤编织而成的衣篓可以放下好几套衣服，年轻时从娘家的黎锦嫁妆也安安穩穩放里面，出嫁那天做家的黎锦嫁妆也安安穩穩放娘家的祝福。在女子去世时，所有衣篓都作为陪葬品一起下葬。后面还留一个小门，门口挂着牛铃，摇一摇铃铛撞击木头发出咚咚的声音，马上就找到那头不回家的调皮牛。

我想起在村庄田野行走时，遇见鸭子嘎嘎在屋旁撒欢，猪在圈里，鸡在树上，芭蕉、水稻、谷子、玉米、蔬菜在地里，地在山上，山在寨子外，这个小小的空间承载了太多族群的记忆。今年4月，海南热带雨林和黎族传统聚落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预备清单，申报类型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。传统聚落能否借风起航，得到一个妥善的保护，承载了太多人的期待。

在众多文物中，我的目光偏偏落在黎锦上。“光辉艳若云”的黎锦，对于女性来说就是赤裸裸的诱惑，谁能拒绝美呢！

一套民国时期的族人哈方言罗活人妇女多层衣装抓住我的眼睛，乍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细数上衣有四层，除外层有长袖外，内三层无袖，形为内卦。黑色为主基调，对襟、无领，质地为棉或者丝，我知道这棉是村前海岛棉一点点绕线织成的，也是用染料一点点着色的；上衣下摆处、对襟处、衣背等处绣有棕色人纹、星点纹、几何纹等图案；下面搭配的筒裙则织有白色与红色的人纹、星点纹。这些都是罗活衣标志性的图案。我在乐东西黎展示馆见过她的姐妹款，这位姐姐款明显质地更古朴，时间更久远。穿上这套衣服，无需开口介绍，一眼就知道你来自哪个方言，哪个部落。

进入三楼，三楼正在举办“水墨丹青——海南民族艺术展”，入口墙壁外侧挂的是《琼州黎人风俗图》，有纳聘迎娶、聚会饮食、渔猎等。偏远的“瓊”，更偏远的山地民族，史料记载不过是只言片语，这些实物告诉我们这条河的源头、出处和去往大海的方向。

我在这座城里度过了六年的少年时光，应该承认，她用厚重的历史浸润着我，用多彩的民族风情感染着我。它在我心里种下了一粒种子。

民族博物馆中间的院子种满了热带植物，疯长的植物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，就像这个生生不息的城市和生生不息的民族。



《七彩丹青》布面油画 范迪安作

| 文艺随笔

大师们的记忆力

■ 姚秦川

九种语言，可惜多年在外，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研究。一日，两广总督张之洞做寿，府

中大宴宾客，在张府充任洋方案（外文翻译）的辜鸿铭发现同是幕僚的沈曾植对他有不屑之色，忙问其故。沈曰：“我一肚子国学，你要赶上我，还需再读二十年中国古书。”

沈曾植的语极大地刺激了辜鸿铭，他也知道国学是自己的短板，于是在张之洞的支持下，开始苦读四书、骚赋、诗文，且二十年坚持不辍。后来有一天，辜鸿铭又遇沈曾植，他让人将张之洞所藏众多线装书搬到沈曾植面前。沈不解地笑问：“这是做什么？”辜鸿铭躬身施礼后道：“请老先生任抽一部书，晚生莫不能背诵。”此举令沈曾植惊诧不已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辜鸿铭常到北京六国饭店给洋人讲《春秋大义》。那时梅兰芳唱戏的门票为一块大洋，为戏票价格之最；而辜鸿铭每讲一次却收大洋两块，洋人依旧趋之若鹜，一票难求。辜鸿铭讲座从不带草稿，信马由缰、妙语连珠，所引资料数据脱口而出，背诵经典滔滔不绝。他的演讲，常常是一个关涉中国与世界、传统与现实的总体性的论说场域，其超强的记忆力令人赞不绝口。

| 诗路花语

归里（外三首）

■ 周济夫

扫罢庭阶立屋隅，村前景物半如初。
青椰三五馥余影，都是慈亲手植株。

◎听箫笛合奏《乱红》

乱红飞处海天融，箜篌交鸣入晚风。
岸畔云裳背人坐，青丝撩弄有无中。

◎小园即景

无须名苑置闲身，半亩榕阴亦可亲。
群鸟不知人欲静，齐声聒噪向初曦。

◎医院药圃亦植山捻子

红紫离离忆后山，童时争采动盈盆。
食馐售与外乡客，一合能收五百钱。
注：小时称五分钱为五百钱。

静读

■ 石泽丰

时间打着赤脚 向前
铅字一行复一行
于侧立可视的书页中
像精心砌成的砖墙
留着行高当缝隙的白

永不倒塌的城
我用目光深凿其意
用并不敏捷的思维拆解
它们散发的书香
浸在一页页薄薄的纸上

夜深人静
我借一架虚拟的云梯
爬上典籍的梢头 本想
堵塞世俗的洞眼，
却无意发现
一粒星子

那一夜，月光如水

■ 符海沧

我常常思念
思念三十九年前的那一夜
那一夜鸡鸣三更后，故乡的夜空
一轮圆月斜照
两个身影在蜿蜒的乡间小道
踉跄行走
父亲带着我
而我，是第一次
第一次沿着一条通向远方而无法预知的路

心中酝酿的太阳
期待明日如愿升腾
那一夜，月光如水，万籁俱寂
那一夜，心潮如波，千般涌动
又是弯弓斜照，一只倦鸟，鬓角凝霜
趁着这似曾相识的月色
孑然返林
凄清村庄依旧
它的坡边，一个矮小土包
浓缩了父亲血肉之躯的归宿
任由月色溶溶
辗转天明

为故乡写一首诗

■ 季季

风起时
我就想为故乡
写一首诗
写池塘边杨柳依依
写坡上芳草萋萋
写燕子绕梁、蝴蝶翻飞
田野里的稻草人
是个空心人
谁家的炊烟照常升起
谁家的梨花一夜白头



投稿邮箱 hnrzpb@163.com